

## · 本草考证 ·

## 葛根解酒功效及应用源流考证

林奕, 季文达, 刘鹏(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 该文系统梳理了葛根在中医古籍中用于解酒的文献记载。研究发现, 葛根解酒功效的历史认知经历了以下阶段: 在两晋南北朝及以前, 葛根虽未被本草著作明确列为解酒药, 但方书中已有其治疗酒醉相关症状的记录; 唐、五代时期, 本草著作明确记载了葛根的解酒功效, 并伴随相关复方的出现; 宋元时期涌现相关复方, 充分拓展了葛根在解酒功效上的应用, 且有医家开始意识到其解酒效力的局限性; 明清时期医家将葛根缓解酒后烦热的功效与其升清特性和甘冷性味相联系, 并对解酒功效的局限性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 葛根; 解酒; 功效; 源流考证

**中图分类号:** R93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9783(2025)01-0141-05

**doi:** 10.19378/j.issn.1003-9783.2025.01.016

### Historical Review on the Efficacy and Application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in Alleviating the Effects of Hangovers

LIN Yi, JI Wenda, LIU Peng (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Guangzhou 510006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literature records related to alleviating the effect of hangovers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in ancient Chinese medical texts.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alleviating the effect of hangovers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has gone through the following stages: Before the Jin and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although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was not explicitly listed as drug for alcohol detoxication in the herbal works, record of its treatment for hangover symptom had been found in formula books. During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herbal works explicitly stated the efficacy of alleviating hangovers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which was accompanied by the emergence of related compound formulas. The relevant compound formulas that emerged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fully expanded the application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in alleviating the effect of hangovers, and some physicians began to realize the limitations of alleviating the effect of hangover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 effect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in relieving post-alcohol fever was made to contact with its clear-ris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weet-cold properties and flavors by physicians, all of whom had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mitations of its alleviating effect of hangovers.

**Keywords:**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alleviating the effect of hangovers; efficacy; historical review

葛根为豆科植物野葛 *Pueraria lobata* (Willd.) Ohwi 的根。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规划教材的第十版《中药学》新增了葛根解酒毒的功效描述, 其用于治疗因饮酒过度所引发的头痛头昏、烦渴和呕吐<sup>[1]</sup>, 并

将其解酒毒的新增功效收录在 2020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sup>[2]</sup>。然而, 此前版本《中药学》教材有关葛根的功效描述, 多聚焦于其“解肌退热”“透疹”“生津止渴”以及“升阳止泻”等功效<sup>[3-6]</sup>。学界既往

收稿日期: 2024-09-09

作者简介: 林奕,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医学学术史。Email: linyi@stu.gzucm.edu.cn。通信作者: 刘鹏, 男, 博士,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 中医学学术史、中医药文化研究。Email: liupeng@gzucm.edu.cn。

基金项目: 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022YFC3500104)。

对葛根解酒功效的研究，侧重于从现代药理角度探究其解酒作用机制<sup>[7]</sup>，但对于其演变历程及其在相关方剂中应用的探讨较少。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梳理本草著作及方书中有关葛根解酒功效的记载，明晰诸家见解，为葛根的临床应用和科研研究提供参考。

## 1 两晋南北朝及以前——葛根功效奠基阶段

葛根最早记载于东汉《神农本草经》。两晋南北朝以前的本草文献中，葛根的解酒功效虽未被直接点明，但不乏与之相关的描述。例如《神农本草经》所述葛根功效为“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痹。起阴气，解诸毒”<sup>[8]</sup>。此后，《名医别录》有关葛根的记载提及其“主治伤寒中风头痛，解肌发表出汗，开腠理，疗金疮，止痛，胁风痛。生根汁，大寒，治消渴，伤寒壮热”<sup>[9]</sup>。《本草经集注》进一步提及用葛根“生者捣取汁饮之，解温病发热”<sup>[10]</sup>。相关本草著作虽未明确提及葛根的解酒功效，但其中所提及的“身大热”“壮热”“发热”“呕吐”等描述，与过量饮酒后常出现的身体发热、呕吐等表现较吻合。

早期中医古籍中对饮酒失度所致疾病的常见证候亦有相关记载。例如，《黄帝内经素问》厥论篇所述“热厥”，乃因“数醉若饱以入房”而导致“热遍于身，内热而溺赤”<sup>[11]</sup>；《黄帝内经素问》病能论篇所述“酒风”病，表现为“身热解堕，汗出如浴，恶风少气”<sup>[11]</sup>；《金匱要略》黄疸篇提及“酒疸”病，表现为“心中懊憹而热，不能食，时欲吐”<sup>[12]</sup>。这些疾病的病因多与纵酒有关，且其证候中亦多包含了发热、呕吐等酒醉后常见表现。鉴于葛根可在一定程度上治疗发热、呕吐等不适，古人可能借上述观察所得经验，间接推测出葛根的解酒功效。值得注意的是，两晋方书已记载了使用葛根治疗酒醉的单方，例如《肘后备急方》中曾用“生葛根”捣汁饮用或“干葛”煮饮，治“大醉酒，连日烦毒不堪”<sup>[13]</sup>。据原文不难知悉，直接饮用生葛根汁或以干葛煮饮，在当时是应对酒醉所致昏迷之法。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葛根在缓解与治疗酒醉方面的效果已在实践中被认可，但这一经验尚未被本草著作提炼为一种功效。因此，可以认为此时期有关葛根解酒功效的实践经验正逐步积累，是葛根解酒功效的奠基阶段。

## 2 唐、五代时期——葛根功效成型阶段

唐、五代时期，本草类著作开始明确阐述葛根

的解酒效用，且相关描述若从当今视角审视，可以视作概念上的功效阐述，标志着其解酒功效的正式成型。例如《药性论》提及葛根能“解酒毒，止烦渴”<sup>[14]</sup>；《食疗本草》谓蒸食葛根能“消酒毒”<sup>[15]</sup>；《本草拾遗》明确指出葛根能“解酒毒”，治“身热赤酒黄”<sup>[16]</sup>；《蜀本草》也提到“葛根亦能消酒”<sup>[17]</sup>。上述记载反映出葛根的解酒效用在当时颇受认同，并被各类本草著作凝练归纳为“解酒毒”，而这也可视作对《神农本草经》中“解诸毒”描述的具体化。

在实际应用上，《备急千金要方》曾引前述《肘后备急方》中以生葛根汁治“酒醉不醒”的单方<sup>[18]</sup>，可视为“解酒毒”功效在应用上的具体体现。此外，此时期亦开始有葛根复方被用于治疗酗酒所致疾病，例如《外台秘要方》卷十四引《许仁则方》之“生葛根三味汤”，方用生葛根、竹沥、生姜汁三味，治因“饮酒过节”而致的中风“得病经一二日”，症见“不能言语，手足不随，精神昏恍”<sup>[19]</sup>。该方组方思路较为清晰，竹沥与生姜汁这一配伍在中风病的传统治疗中常被应用，而此处生葛根则显然是针对病因“饮酒过节”而使用。总之，这一阶段葛根的解酒功效不仅在概念上被确立，而且相关方剂也由单方过渡到复方。

## 3 宋元时期——葛根应用拓展阶段

宋代相关著作对葛根的解酒功效的论述与前一时期相比，其认识并未进一步深入，例如宋代《本草衍义》提及葛根“大治中热、酒、渴病……病酒及渴者，得之甚良”<sup>[20]</sup>，与此前本草著作中的相关论述大体相同。此后，金元时期著作也曾提及葛根解酒功效，例如《医学启源》言其“除脾胃虚热而渴，又能解酒之毒，通行足阳明之经。”<sup>[21]</sup>《卫生宝鉴》亦述葛根“治脾胃虚而渴，除胃热，解酒毒，通行足阳明之经。”<sup>[22]</sup>然而，其中葛根的解酒功效往往与其他功效并置讨论，未见独特且深入的见解。

与此同时，葛根的解酒功效在方剂中的应用较为普遍，一批相关复方涌现，其解酒功效在方剂中体现为两方面用途。一方面，葛根用于缓解酒醉后伴生的昏迷、呕吐和口渴。例如，《圣济总录》卷一百四十六“饮酒中毒及大醉不解”一节收录了十三首解酒方剂，而葛根在其中三首复方得以应用。一是橘皮汤，方用橘皮、葛根、石膏、甘草各一两，治“饮酒过度，酒毒积在肠胃，或呕吐不食，渴多

引饮”<sup>[23]</sup>；二是石膏汤，方用石膏五两，葛根三两，生姜三两，治“饮酒过多，大醉不醒”<sup>[23]</sup>；三是栝楼汤，方用栝楼根、桑根白皮各三两，麦门冬一两，葛根二两，治“饮酒发渴，又欲饮酒”<sup>[23]</sup>。上述三首解酒复方均含葛根，或加清热泻火之石膏，或加行气止呕之橘皮，或加养阴增液之麦冬、桑白皮等，针对酒醉后的常见不适进行治疗。另一方面，葛根被用于治疗“酒癖”“酒积”“酒疸”等因酗酒而导致的疾病，例如《太平圣惠方》所载的干姜丸，治因饮酒过度，导致酒与饮结聚于胁下而成癖块的“酒癖”，症见“两胁胀满，时复呕吐，腹中如水声”，方用干姜、葛根、白术、枳壳、陈橘皮、甘草六味<sup>[24]</sup>。《儒门事亲》治“酒积”之瞿麦散，方用甘遂、瞿麦、葛根、麦蘖四味<sup>[25]</sup>；《医方类聚》所引元代医家韩仁《烟霞圣效方》之酒病丸和换神丹和同为韩仁所著《医林方》中的万应丸<sup>[26]</sup>。其中，酒病丸治“酒疸身黄，饮食减少”，方用葛根及猪腰二味<sup>[27]</sup>；换神丹治“一切酒病，通身黄肿，不思饮食”，方用黑牵牛、葛根和缩砂三味<sup>[27]</sup>；万应丸治“酒积通身黄肿”，方用干葛根搭配剂三棱、大戟、芫花和巴豆等峻下逐水之品<sup>[27]</sup>。简而言之，上述方剂大体在癖、积、黄疸和肿等疾病常用药物的基础上，针对酗酒病因而加用葛根，以期增强疗效。

然而，随着应用上的逐渐深入，葛根解酒功效的局限性开始被医家所认识，如《推求师意》中记载了一则元朝医家朱丹溪误用葛根治疗饮酒与房劳过度所致发热的医案：“一人年二十，于四月病发热，脉浮沉皆有，不足意，其间得洪数一种，随热进退，彼时知非伤寒也。因问必是过饮酒毒在内，今为房劳，气血虚乏而病作耶？……予得病情，遂用补气血药，加干葛以解酒毒。服一帖，微汗，反懈怠，热如故。因思是病气血皆虚，不禁葛根之散，必得枳椇子方可解也。”<sup>[28]</sup>该案一开始在补气血药的基础上加用葛根解“过饮酒毒”，但因病家气血虚弱不耐葛根升散之性而导致疗效未达预期，因此不得不换用同样有解酒效用的枳椇子，说明气血虚弱者并不适合使用葛根解酒。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该医案所处的元朝时期，恰是中国古代蒸馏酒技术的萌芽阶段，诸如“阿刺吉”“轧赖机”“阿里乞”等蒸馏酒相继问世，并在此后逐渐得到普及<sup>[29]</sup>。相较于传统的发酵酒，蒸馏酒酒精浓度更高，同等剂量下可导致更深的酒醉程度。这或是该案“过饮酒毒”难解的另一原因。

#### 4 明清时期——葛根深化认识阶段

明清时期医家对葛根解酒功效的理解体现出更为显著的特色，着重以性味释效。部分医家在其著作中趋向于将葛根缓解酒后烦热的功效与葛根的升清之性相联系，例如吴昆《医方考》谓“葛根之清，能解酒热”<sup>[30]</sup>；又如孙一奎《赤水玄珠》谓葛根能“解酒热而引清气上升”<sup>[31]</sup>。此外，也有医家以葛根制得之葛粉的甘冷性味解释其缓解酒后烦热的功效，如杜文燮《药鉴》谓葛根“其粉甘冷，善解酒后烦热，更利二便燥结”<sup>[32]</sup>；陈嘉谟《本草蒙筌》谓葛根“解酒毒卒中……葛粉甘冷，醉后宜食”<sup>[33]</sup>。

基于上述理解，此时期葛根解酒功效在方剂中的应用亦较为广泛。一方面，治疗酒醉的方剂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古今医鉴》所载解酒化毒丹，治“饮酒过多，遍身发热，口干烦渴，小便赤少”，方用白滑石、白粉葛、大粉草等甘淡微寒之品<sup>[34]</sup>。另外，《病机沙篆》所载葛母解醒汤则针对“伤酒头痛”而设，方用葛根、知母、人参、茯苓、砂仁、白豆蔻、青皮、陈皮、木香、神曲、猪苓、生姜十二味<sup>[35]</sup>，系葛花解醒汤的加减化裁，显然是以葛根知母配伍的辛凉之性代替葛花。《本草纲目拾遗》中亦提及用“干葛”“橄榄”“细茶”等分为末，于饮酒半酣时以茶服下以期“千杯不醉”的论述<sup>[36]</sup>。另一方面，葛根在治疗“酒积”“酒疸”等饮酒所致疾病的方剂中也被运用，其甘辛凉之性，常佐以苦寒、苦温、辛温之品。例如《症因脉治》中的枳壳大黄汤，主治“酒积腹痛，痛而欲利，利下黄沫，天明即发，饮酒痛甚，小便赤涩，脉沉数”，方用枳壳、大黄、陈皮、木通、葛根、厚朴、甘草七味<sup>[37]</sup>；又如《医学入门》葛术汤，主治“酒疸及脾经肉疸、癖疸、劳役疸及肾经黑疸”，方用葛根、白术、桂心、豆豉、杏仁、甘草、枳实七味<sup>[38]</sup>。

此外，医家对葛根的解酒功效局限性的认识更趋细化。一是对葛根解酒适用范围界限的认识更为明晰。《证治汇补》曾谓：“盖葛花、葛根，乃阳明经轻扬之药，酒客恶心懊憹，头痛如破，乃毒在阳明经，用此药顺其性而扬之，使毒从毫毛而出，非葛根能解酒毒也。若酒病传于肺脾肝胆肾者，则葛根又何与乎。”<sup>[39]</sup>其谓葛根缓解酒后诸症的原因是其清扬之性能宣散聚集于阳明经之酒毒，而非本身有解酒的功用。又如，陈士铎《石室秘录》则指出葛根虽具解酒之效，但难以根治酗酒导致的疾病：“下血之症，多因好酒成病。用解酒之品，可以成功，

而殊不尽然也。世医所用解酒之品，无过干葛、桑白皮而已。然而干葛不可多服，而桑白皮又气味轻清，不可专任此二味，所以解酒而酒病终难去也。况中酒之病，其来已素非一朝一夕之有，岂是轻清不可久服之药，可能治之乎？”<sup>[40]</sup>二是认识到葛根解酒安全性的局限，尤其是部分医家认为葛根不可久用于解酒，否则其升散之性可致病家津液过度耗散，例如《本草从新》谓“葛根解酒而发散，不如枳椇。”<sup>[41]</sup>又如《本草求真》提示过用葛根解酒可耗伤津液：“阳明主肌肉者也，而用干葛大开肌肉，则津液尽从外泄……至于疹痘未发，则可用此升提。酒醉则可用此解醒，火郁则可用此升散，但亦须审中病辄止。”<sup>[42]</sup>

### 5 小结

综上所述，古人对葛根解酒功效的认识逐步明确，而对此功效的应用也渐趋广泛，大体过程如图1

所示。此外，自蒸馏酒出现的元朝起，开始有医家指出葛根解酒效力的拘囿之处，此后明清时期对葛根解酒功效局限性的认识愈发深刻。笔者认为，蒸馏酒在当时作为新事物，其中所含“酒毒”相比发酵酒更为峻猛，使葛根的“解酒毒”功效力有不逮，而明清医家所继承的相关经验多源于发酵酒，致使葛根解酒实际效果往往未达医家预期，进而引发明清医家对葛根解酒局限性的进一步认识与思考。此后，在近现代药性理论渐趋淡化的背景下，近现代医家较少延续以性味阐释葛根解酒功效的思维范式<sup>[43]</sup>。在实际临床应用中，近现代医家多针对饮酒病因而而在处方中加用葛根，较少在中药性味层面对其解酒功效做进一步阐述，如丁甘仁、胡国俊、黄煌等<sup>[44-46]</sup>。另外，兰友明等<sup>[47]</sup>在早年开展的临床观察中曾发现，单味葛根具有预防酒醉的作用。这是对葛根解酒功效的部分验证而非阐释，但亦表明葛根在解酒方面仍具备应用潜力和价值，呈待发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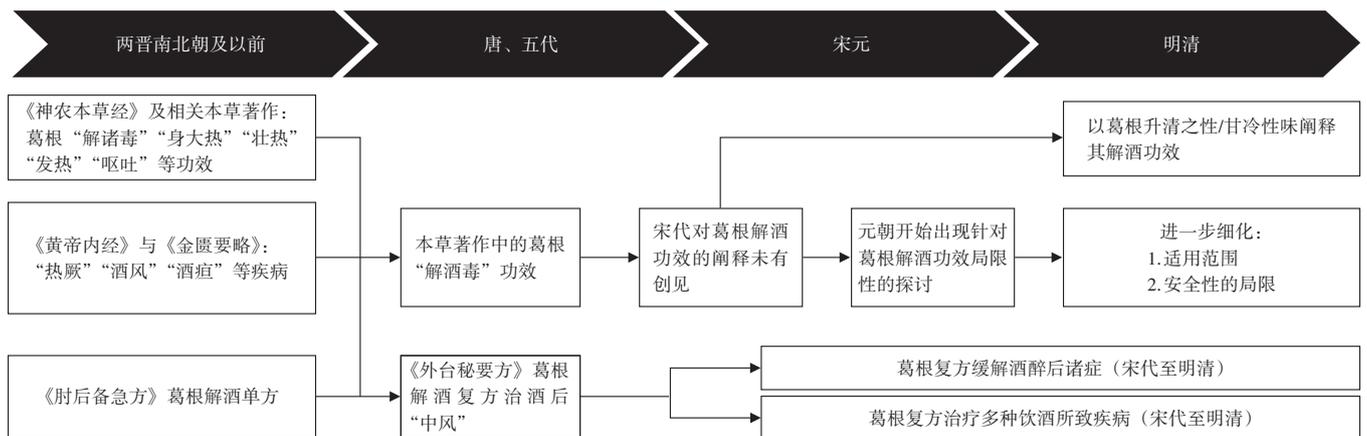


图1 葛根解酒功效及应用的历史源流

Figure 1 The historical review on the efficacy and applications of Puerariae Lobatae Radix in alleviating the effect of hangovers

### 参考文献:

[1] 周祯祥, 唐德才. 中药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6: 66.  
 [2]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一部[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20: 347.  
 [3] 成都中医学院. 中药学讲义[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63: 46.  
 [4] 凌一揆, 颜正华. 中药学[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29.  
 [5] 雷载权. 中药学[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47.  
 [6] 高学敏. 中药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2: 86.  
 [7] 管咏梅, 许攀, 沈倩, 等. 葛根解酒的研究进展[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21, 27(2): 210-217.  
 [8] 马继兴. 神农本草经辑注[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3: 143.  
 [9] 陶弘景. 名医别录辑校本[M]. 尚志钧,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3: 100.

[10] 陶弘景. 本草经集注辑校本[M]. 尚志钧, 尚元胜, 辑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4: 271.  
 [11] 佚名. 黄帝内经素问[M]. 田代华,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89, 92.  
 [12] 张仲景. 金匱要略[M]. 何任, 何若苹,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58.  
 [13] 陶弘景. 补辑肘后方[M]. 尚志钧, 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3: 347.  
 [14] 甄权. 药性论·药性趋向分类论(合刊本)[M]. 尚志钧, 辑释.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37.  
 [15] 孟诜. 食疗本草[M]. 尚志钧, 辑校.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46.  
 [16] 陈藏器. 本草拾遗辑释[M]. 尚志钧, 辑释.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2: 348.

- [17] 韩保升. 蜀本草辑复本[M]. 尚志钧, 辑复. 合肥: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5: 494.
- [18]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校释[M]. 李景荣, 苏礼, 任娟莉, 等, 校释.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8: 536.
- [19] 王焘撰. 外台秘要方[M]. 高文铸, 校注.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3: 266.
- [20] 寇宗奭. 本草衍义[M]. 颜正华, 常章富, 黄幼羣,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58.
- [21] 张元素. 医学启源[M]. 郑洪新,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95.
- [22] 罗天益. 卫生宝鉴[M]. 许敬生,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274.
- [23] 赵佶敕. 圣济总录校注(下册)[M]. 王振国, 杨金萍, 主校.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6: 1389.
- [24] 王怀隐, 王佑, 郑彦, 等. 太平圣惠方校点本(上册)[M]. 郑金生, 汪唯刚, 董志珍, 校点.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6: 1045.
- [25] 张子和. 儒门事亲[M]. 邓铁涛, 赖畴,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313.
- [26] 杜勇. 《烟霞圣效方》及《医林方》作者考[J]. 河南中医, 2001, 26(2): 66-77.
- [27] 金礼蒙, 柳诚源, 闵普和, 等. 医方类聚校点本(第5分册)[M]. 浙江省中医研究所, 湖州中医院, 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1: 880.
- [28] 戴思恭. 推求师意[M]. 左言富, 点注. 南京: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4: 19.
- [29] 王赛时. 中国酒史[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10: 237-245.
- [30] 吴昆. 医方考[M]. 洪青山,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90.
- [31] 孙一奎. 赤水玄珠全集[M]. 凌天翼,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6: 487.
- [32] 杜文燮. 药鉴[M]. 张向群,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3: 40.
- [33] 陈嘉谟. 本草蒙筌[M]. 王淑民, 陈湘潭, 周超凡,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8: 106.
- [34] 龚信纂. 古今医鉴[M]. 达美君, 王荣根, 周金根, 等,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7: 109.
- [35] 包来发. 李中梓医学全书[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460.
- [36] 赵学敏. 本草纲目拾遗[M]. 闫志安, 肖培新,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204.
- [37] 秦昌遇. 症因脉治[M]. 王晨, 点校.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8: 311-312.
- [38] 李梴. 医学入门(下册)[M]. 田代华, 张晓杰, 何永, 等, 整理.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6: 1020.
- [39] 李用粹. 证治汇补[M]. 吴唯,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1999: 76.
- [40] 陈士铎. 石室秘录[M]. 张灿理, 柳长华, 皋永利, 等, 点校.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1: 104.
- [41] 吴仪洛. 本草从新[M]. 宝钦鸿, 曲京峰, 点校.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0: 165.
- [42] 黄宫绣. 本草求真[M]. 王淑民, 校注.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8: 130.
- [43] 刘鹏. 中国古代本草传统的近现代嬗变[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8, 33(12): 5331-5334.
- [44] 沈仲礼. 丁甘仁临证医集[M].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1999: 148.
- [45] 胡国俊. “遗溺闭癃”从肝论治初探[J]. 辽宁中医杂志, 1987, 30(7): 14-15.
- [46] 宋永刚. 黄煌教授药证相应用药验案举隅[J]. 江苏中医药, 2009, 41(7): 51-52.
- [47] 兰友明, 兰义明, 鲍雪娇. 葛根能预防酒醉[J]. 中医杂志, 1999, 46(6): 327.

(编辑: 沈崇坤)